

边缘国家

■ 瑞特·瓦波尔纳

爱沙尼亚人在爱沙尼亚这片国土上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我们的总统伦纳特·梅里也是一位作家，他对爱沙尼亚人的历史和民族个性有着深厚的研究，因而特别强调我们这块已经耕耘了数千年的土地上的那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年代，他甚至称之为爱沙尼亚的象征。

但与此同时，诸多大国对波罗的海岸边这块不大的国土一直是垂涎三尺，因为它真正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意义。在历史上，爱沙尼亚曾归属丹麦、德国、瑞典、波兰和俄罗斯等国。长期以来，爱沙尼亚人在自己的国土却被视为低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犹如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正为如此，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通过其他民族来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只有到了1920年，我们才有机会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国家（并且确定了我们的民族身份）。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独立仅仅持续了20年，自1940年起，爱沙尼亚被俄罗斯占领了整整50年。1991年，正因为我们又有了独立的机遇，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开始谈论我们自己的国家。

但问题依然没有答案。我们到底是谁呢？爱沙尼亚人吗？我们来自欧洲的东部地区，但总觉得与北欧邻居的关系更为密切，特别是与芬兰的关系尤为密切，我们和他们同属一个语群，这就意味着我们很久以前曾经是同一个民族，同时也意味着来自这同一个语群——芬兰-乌加里特语群，很多人今天仍然生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从地域上讲，其中一些人还生活在亚洲地区。因此，我们恰恰又一次处在边缘上，当然更多地是在精神



开幕式和展览现场



伯特·阿里克 我们的观念是未来的 油毡浮雕版印刷品 252 × 740cm 1999-2005年

上和心理上处于欧洲和亚洲的边缘上。尽管如此，早在20世纪初，我们国家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欧洲证明了自己（和爱沙尼亚这个国家）（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做爱沙尼亚人”，但也要让我们成为欧洲人），当然，我们很高兴今天已经成为欧盟中的一员。尽管如此，爱沙尼亚人是一个喜欢嘲弄且犹豫不决的民族，在我们中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被别人管着，实际上，我们有着真正的自由。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金钱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且绝大多数财富都集中在国际大都市中。



扬·埃尔肯 疯狂的花朵 拼贴油画布 195 × 300cm 2006年



彼特·劳里茨 艾因·梅奥茨 最后的快餐杂拌 数码照片 170 × 70cm 2005年



腾雅·穆拉维斯卡娅 位置 照片 2007年



艾夫·卡斯克 伦纳特·曼德 只有名字 装置 综合材料 2001年

如果我们非要谈论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那么，什么样的消费才是生活的目的呢？

“边缘国家”一词取自爱沙尼亚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散文家特努·恩纳帕鲁 (Tõnu Oja) 的一本书。本书出版于1993年，但事实上这本书并没有讲述爱沙尼亚，而是讲述了作者本人在法国巴黎生活时期与诸多合作伙伴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关系。然后，事实上，它更多的内容则是关于自己虽身处欧洲的这个文化中心，却时时忘却自己的祖国爱沙尼亚——这个边缘国家，并在这个文化中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写到：“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边缘国家’这个词的时候，它就是对我所来自的那个国家的一种称呼。它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用这种方式表达，非常精确。边缘国家是无法存在的。边缘的这一边或那一边都会存在某种东西，但在边缘上却不可能。沿着高速公路和田野有家舍和树木，但他们之间的边缘在哪里呢？我们无法找到。然而，如果当你恰恰站在这条边缘上时，那么人们就无法看到你，无论是从哪一边，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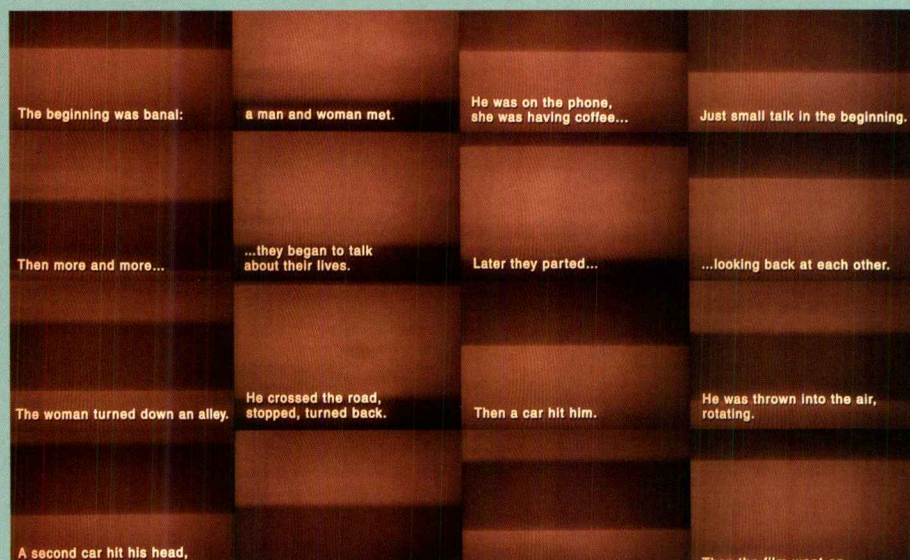
本次展览的宗旨就是展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依然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处于历史尾声时期里，爱沙尼亚艺术家们对自己，对爱沙尼亚人的个性，对他们的犹豫和希望的认识。与此同时，这个展览也将是尽可能更加全面地介绍爱沙尼亚的画卷，特别是对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小国——边缘国家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尤里·奥亚维尔 父亲 儿子 金属 综合材料 205 × 105cm × 3 1997年



马雷·米科夫 埃内、瑞特、麦勒、阿努、克里斯塔 人像 综合材料 2003、2004、2005年



安德雷·塔利 欲望之器 电影 数码照片 112x154cm 2004年